



莊子註疏

天一之六二

仁
1.605
9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818 號	
第 9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四七三
1605
9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音義云以

人名篇

郭象注

江云鉛音溪又音兮
司馬本作雜

曰義云稱道教當言稱
謂道理皆皆當也其
為人也真絕也人其
而天自雖入而有自
然之天德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疏

如申之孫主及下同
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

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

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也

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教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理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

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

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參之疏

居在郭東曰以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

口義云慮而煩拘未
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
養也清自潔也清則
易離於物而能容之
言其大也有非道未
宜貴之以言但動貞
使自得自然消其
不肖之心故曰使人
之意也消者銷之
善猶可容言消子之
義不可容言故曰何
足以稱之全德君子
言順子也

先生之師何也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假疏所謂真人貌

而天雖貌與人同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突自然也塵緣而葆真真而

故真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

不失疏恒守真宗動而常寂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物與天疏郭注云清者患於大繁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使入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疏世間無道之物斜僻

儀冷其曉悟使感亂無擇何足以稱之疏師之盛德

之意自然消除也擇庸鄙何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呂前立臣而語

足稱揚也足稱揚也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呂前立臣而語

口義云形解言自歛也
主理者得其粗不得其
精也以有固為累故不
得以深究無為自然之
道故曰夫稷直為累

耳真江作直姓字本係真
句亦直

口義云伯名也雪子其
字也禮義有為之學也
願於知人心願於也謂
其不識本心也

終日不言於是呂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

子之道深遠難知詠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始吾

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

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其近吾所學者真主稷耳

非真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

物也疏為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

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

士人而已途兩則壞並非真物士稷者士人也夫

魏直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疏既聞真道隨體坐忘故

耳李南國賢人也人爵為累也疏知爵位壇士適為憂累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願於知人心吾

不欲見也疏

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嘗温伯雪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之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礼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至於齊又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疏

温伯至齊又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也

温伯雪子曰往也蘧見我今也又蘧見

我是必有以振我也疏

蘧亦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未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來我見必當別有所以故出而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

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疏

前後見客類自嗟嘆温伯僕隸

怪而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礼義而陋乎知人問之

委蛇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

虎

繁梓其步疏擊跪揖讓前却方圓透蛇其迹

透迤若龍繁碑如虎其諫我也似子其

道我也似父

礼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疏

屈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

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

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矣矣見

之而不言何邪疏

二人得意所以志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

仲尼曰若夫人

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

擊動也夫体悟之人志言得理日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事辭費空其聲說也

顏淵問於

江不日擊乎人曰黑不見其日動而神变也昔也擊動也

口義云振振直心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更動容周旋中礼也規矩有法度也能現成文章也大人更變是也

口義云目擊而道存中即正容以陪使令之意消也容也容言也

救夷又又丑即多字
杯云直規一音柱更
及又敷孟又

口義云不比而周言不待
親比之兩其情自然周
美也無器者不可以亦
名也民踏于前言入自
來後也此此比夫之宗
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
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
為如何也奔逆也馳也
絕塵去來速而不見其
塵也雖直目以視世步
趨馳者皆以馬為喻也
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
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
見也生而無所見猶其
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
心死而入死亦次塵也

口義云此方可救也昆
明時物之長短比夫皆
盡言故曰莫不比方出
東方今西極自朝至暮
也有自有與時動之物
也必見日而後更可知
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
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入更之存亡係
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
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後
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
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
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
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
在身天辻變以待其終
故曰不化以得盡不化者
無所辻變也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

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

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

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而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雖

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疏奔逸絕塵急走也雖直

追趨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

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入君之位而民足踰乎

前而衆聚也不知所以然而然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

哀莫大於心死而入死亦次之

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

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死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

心死心死者乃哀之大也且由塵心順物豈徒然哉何

可不念懷監照衷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

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哀之次也曰

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疏夫夜暗晝

入亦由入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今死見也疏明東出西

生辭天之晝夜以斯方比亦何惜哉有自有與者

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疏趾足也夫人百体稟自

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

故知死生非關入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

不疏見日出謂之存觀日入謂之亡此萬物亦然有待

亡疏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口義云效像均儻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度物也無際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天已時也蓋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然也雖知造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相者日日如是之但往亦不已也又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身身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文一臂而失之者可見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者乎吾所以著也蓋無道心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其未之所以見不到蓋也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未以為有肆皆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室也詩云中唐有壁唐肆之之追路也貨馬者來去不常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

也而死有待而生

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 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

謂之死顯謂之生且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耶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

待盡

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益無期也

疏 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分既

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

效物而不動

自無 夫至聖虛無感來斯應

日夜無隙

恒化 疏 變化新也

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不以死為死也

疏 隨之不

薰然自成 又奚為哉 疏 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稟

知命不能規乎其

前在是以日徂

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徂

疏 徂往也連於時變不

肆廣非其所也

口義云志不可知者

極其不可知自其志服

新是故與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夫變

極其所不可知汝吾

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

疏

之新行亦必極其所

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死耶

疏

志汝眼吾亦甚忘意

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

疏

謂此忘我與汝說不

既行矣故以失焉若以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

疏

必至於忘言而後盡

矣而汝求之為者其未馬於唐肆

疏

也雖然又轉一轉謂

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湏更新故之相續

疏

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

見者盡日新也故已 疏 死道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

疏

患焉蓋汝既知春說絕

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 所見者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

疏

塵者瞳若乎其後則是

子對面清談向者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著也彼之故

疏

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

事於今既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可謂求馬

疏

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

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

疏

上自說又与上面吾服汝
能吾之字木同

之寂泊
之至

曰表云後髮而亂即離
騷所謂髮也然
凝定而立之自非人猶
木偶人也禿兀之然也遺
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
類也立於物者起在乎
一世之表也

於唐肆也唐肆也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
今時覆尋馬已過去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
物已變矣故知新新
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志
服者思存之謂也
甚志謂過去之速

也言汝去忽然
思之恒欲不及
疏
今已謝吾復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

吾也亦甚志
俱尔耳不問賢之
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
變化日新不簡賢聖
豈唯於汝抑亦在吾

汝之思吾
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故吾吾有不志者存
不

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
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
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尚
在斯有不志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何患也
孔子見

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亂然似非人孔子使而

待之疏

既新沐髮燥之令乾凝神寂泊然不動搖若
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觸遂使從所

待之
消息
少見曰丘也敢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搖若

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無其心身而
後外物去也
疏
俄頃之

老子云丘見老先生眼眩暈志遺形智信是聖人既
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立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聃曰吾遊於物之初
初未有而
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
疏

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通為物之初也遊心物
初則是疑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

子曰何謂邪疏
雖聞聖言
未識意謂
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
欲念仲尼必求之
於言意之表也
疏
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
心非不能知為其無法

曰表云物之初者無
和物之始也
曰表云神台也心無
明知口不欲言故曰
其深妙者難言曰擬
議其近似者也故曰
言乎其將前曰其楚
其風此言其將即變

英為文也蕭之嚴冷
意赫之耀明之意即
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如此下四句陰陽和
而後万物生交通互
往來也獨陰不生獨
陽不成故曰交通成
和紀者網維主張之
意也亦似有物主之
而不可見故曰或為
之紀而莫見其形為
之紀者造化也一晦
一期晝一夜也消息
滿虛四時之氣通
日改日化日異而月
不同也日有所為而
莫見其功日之好是
而造化之功孰得而
各言之相又不同也
始終雖不同也始終
雖不同而其端不可
尋尋端如造化為始謂
造化之終則始實為
謂始之始則造化實為
謂始之始則造化實為

得盡故曰終始相參乎
無端而莫知其端
此分明是說箇造物
但不指其名却又曰
非是也孰為之宋是
即造物也宗亦造物
也言不足活箇孰為
之主案莊子之文句
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至美至樂諸道之美
也

可知口非不能辨為其無法可辨辨之則非其體知人之
則喪其真是知至道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為汝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 疏夫至理玄妙
試為汝議論陰陽將擬議大無形耳未之敢必也 疏非言意能詳
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真矣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 疏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
陰言其兩者之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莫見為紀之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
四叙炎涼紀綱度物而各自成和合曰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
自化故莫見細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為未嘗 疏陰消陽息復滿虛夜晦晝明日
守故 疏近月徒新新不住故曰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自外故 疏其功冥濟故莫
未聚疏 疏無功 疏見為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於
也 疏歸於 疏歸於 始終相及乎無
端而莫知乎其所謂所謂迎之不見其首 疏死生終始
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隨之不見其後 疏反覆往來
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非是
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本 孔子曰請問遊是疏請問遊
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其術如何必得遊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
是復有何功力也 而得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 疏夫證於玄道美
義之美即遊心無樂之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亦猶道也
余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七

希世不疾不厭也行
小度言易數易水之
不夫其常所食之水
草猶在也

口表云萬物之生皆
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
所為豈得以自異於
天下也者万物之所
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
不同則死生且不能
其心而况得喪禍福
乎亦林帶也

已我云隸僕隸也僕隸
去來棄如泥塗以我
而彼賤也若知道之
可貴貴在於我則外
物之變豈能失我之
至美至樂者天地之
間變化相尋互古如
此河有盡時得喪禍
福無非自然又何足
以為吾心之患故曰
萬物未始有極也夫
孰足以患心但世俗
之人不能解此惟身
乎道一者方解曉乎
此已身也身子道一
故曰已為道 偃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
子許多言語也謂老
子其德如此猶且不
能離言語以修其心

至樂之道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亦

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死生亦 疏 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

生之蟲不患改易也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

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

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知其小

死之變益亦小耳 夫天

夫天 疏 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也

常也 疏 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豈入於懷中也

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得其所以一而回焉則四支百體

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消而况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 愈不 疏 夫天地萬物其体不二連斯

定患 起者故混同是以物我皆

百体將為塵垢生死虛幻終始均平晝夜死生不能消

乱而况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僉不足以介懷也

弄隸者若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知身之貴於隸故弄

之若遺土耳苟知死

生之變所在皆我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所貴者我也

則貴者常在我也 故無 疏 夫舍弄僕隸事弄泥塗故知貴在於

失也 疏 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所謂 疏

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 孔子曰夫子德配

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配 合

也脫 况也老子德合一儀明齊三景故應忘言既理聖智自

然今乃盛談至言以修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

他人孰能免此晚也
也謂必不能離言語
以求道也說互脫同

口義云老聃云不然者
謂假言語以修心其
說非也均取也均取
同江河之水酌之而
不竭者以其本質無
為而自然也才質也
水之所以為水者自
然之質也至人之德
本乎自然雖不假修
為外物亦不得而離
間之天地日月亦自
然而已矣又何容力
乎故曰夫何修焉
雞醢醢中之蠃螻也
其包覆於雞中豈知
雞公之大言所見者
小也

言說而免於
修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河也無為而自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不修不為
疏為水之
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修學至人玄德
其義亦然端拱富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群品日用不知
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
夫修為自然而已矣
孔子出以吾顏回曰丘之於道

也其猶醢雞與
醢雞者雞
中之蠃螻
微天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
此吾全於老聃猶
疏醢雞醢雞中之蠃
故不見一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玄理若無
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漏之缺也

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汝為先
生方者疏
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
十年如此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
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
五德之數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
裙廣袖魯地異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
魯少儒疏
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
莊子曰
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疏
哀公庸暗不察其道
直搥衣冠諺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國冠者知天時履句履
者知地形後疏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莫必其

口義云履佩玦者言
其行詳後而佩玦至
也玦取能斷之義
也

經

者知地形後疏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莫必其

莊子見魯哀公

九

且義云丈夫夫吉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考多而皆不知道也

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疏句方也後者五色條繩穿五珠以飾佩也珠夫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也後佩珠者事到而求斷是以懷道德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己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生寓言辨說之公固以為不然何小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者魏經五日無復一儒也獨有一大夫儒服而立乎公前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子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

口義云方軛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未所以見用於穆穆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兩句

修飾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於外疏之照轉變無窮齊國一人未足多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疏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晉亡遂入秦國初未遺用貪賤飲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忘其賤矣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疏有虞舜也姓媯外事全也疏氏字重華遺後母之難煩被躡頰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指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土地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竟功能除其受

曰義云價之術者漫也
寄進自得之意受揖
不立者言其衆史相指
而各未住也樂碑其
隨之狀羸即裸也此言
無心也於求知乃真
畫者東坡形容各亦
于杜時云神關志定始
一掃亦近此意
羸本又作羸同力變
可馬云將登故解衣見
形

揖在外者半言
其趨竟者多
曰之貪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磚羸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
內足者神
賤而意足
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
就舍解衣箕坐保露赤身曾無懼
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
夫釣而其釣莫釣
聊以
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
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竟無
心施驗聊自寄此逍遙
其於假釣而已
疏
而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
文王欲舉
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曰義云偏未蹄者其
蹄只一復朱也

忽百姓之無天也疏
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
皇親宰相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
之不忍蒼生失於
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
丈人庶幾乎民有瘼乎疏
既欲在賢故託諸夢想乃屬
語呂氏云我昨夜夢見賢良
之人黑色而有鬚鬚乘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
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與駁
亦有作辭字者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疏
文王之父
之曰黑色多鬚好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
夢乃是先君教君教令於王是以蹙然驚懼也
文王曰
然則上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上焉疏

曰義云先君王也言所
夢乃文王之父也

曰義云商法無更不變
易法度也備令無出無
一事首出號令也號令
之間律言一事故曰備
令

曰義云德植散群言
不立朋黨也不成德
不自有其成功猶易
曰或從王事無成也
同務與與人同事切
而不自異也德射大
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
內則諸侯無不知敏
也故曰無二心

植音直
散群司馬云不養徒
也二云植疆界頭
造屋待諫者也
德射音直司馬作散
射云散群曰德射諫言
史

曰義云朝令者朝聞
文王之命有天下之問
故遂去終身無間猶
書曰既置厥終罔顧也
且厲之大丈夫古本作
天天司馬云上字字作
大字讀夫一天也大山
始皇文曰御史文之蓋
篆字夫与大同見上鑑

此是先君命令中央定無疑
上以决疑不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疏
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
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

勅令無復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
出行也

成德毀斛不敢入於四境疏
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列舍
以受諫書也亦言諫士之

館也更六斗四升也為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
可箴規散却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享長官
不顯其德退途同

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
所謂和其
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與衆務異也
毀斛不敢入於

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天下相信故能
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
管慮諫事無

備異則德不彰五等
求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

令而夜遁修身無聞
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
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

乃可以及
疏俄頃之間拜為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術
天下也
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

不應但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
聞然且化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
遁者蓋莊生

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

夢為乎疏
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
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

夫文王畫之也
任諸大夫而不
自任斯畫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宜以

注文王畫之也

三

曰義云循斯須者言居
詢一時之計欲與人易
從也又豈可說則乎

曰義云引之盈貫也
而至庸也前手固而引乎
可以置一盈水於其肘
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
也水重也又也矢方去
而矢又在弦上者於弦
上者總去而方來之矢
又寓於弦上候此言一
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
也象人木偶人也
歐人江作歐歐色谷及
又初亦支

曰義云若遠者而向
山而背陰深淵而
其一分在背一分垂於
外可謂危之至而伯昏
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
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
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
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
闕青天至黃泉揮付
手也極其心亦無所變
動若險夷之境原猶休
然而恂其自則是未知
至入之學也以此為射
而欲求中之精義亦

循斯須也 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 疏斯須
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由須

史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且寢然不勞讓
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
史之間故託夢以發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其性耳未足怪也

盈貫者謂 指杯水其肘上 右手如拒右半如附枝右手
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
溢鏹也

杯水 疏 禦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鏹也措置也禦寇
也 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鏹左手
如拒右置杯水於肘上 發之適矢復沓 夫去也箭適
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去復歐沓也 方

矢復寓 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 適往也沓重也寓
車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梁未至干的復背
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鏹重沓也括方全

搏孔復於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 疏 象人木偶士梗人
隅角也 之至 疏 也言禦寇當射之
時掘然不動猶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土木之人也

疏 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疏 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
於其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
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疏 前略陳射
意此直欲
彎弓遂巡猶却行也進讓也登峻登高山履危懸之石
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
若揖禦寇而讓之禦寇怖懼不能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舉頭於是真自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舉頭於是真自伏地汗流至脚也

難矣故曰於中也殆矣
我休懼也恂自恂動也
恒謂眩也欲以眩
悅人之目故休也

於中兮仲又又如字
精神也

口義云尊問相相然
息不在外而在內有
自善之意也今尹之
言若在於今尹則與我
無頭我之可貴若在於
我則與今尹無頭故曰
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
我邪亡乎彼哉教自發
得精神

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上揮存八極中神氣不變放也夫德

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
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休然有恂

目之之志介於中也殆矣夫
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
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疏 揮存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大空等量故
能上闕青天下隱黃泉上辭彼神龍外沉無定縱放八

方精神不改臨於萬物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恂惕
之心眼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發射之危殆矣夫 肩

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

奈何疏 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暢之貌
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孫叔敖三仕

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吾始嘗其言猶懷疑
今復察其貌栩栩自惟若爲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

敖曰吾何以適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適

人哉疏 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遣却其
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達此去來故

無憂色何有藝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

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 疏 亡

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已若在彼邪則於我
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

乎自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躊躇
四顧

躊躇 直留反
直於反

口義云躊躇四顧者高
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
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口義云知者不得說非
言辭所可窮也夫入不
得濫非色色所能濫
坎

口義云蓋人不得却非因
感所能屈也伏義黃帝
不得交道世而輕天下
也

口義云分間也石雖無
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
經乎太山而無介也食
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
早細而不德充滿天地
有道也道在已者既喪
天地雅以化人用之无
益故曰既以與人已愈者

口義云此意即則者矣
足而尊足者存又如
此換分諸頭謂道之
在已不問有國與無
國也凡不為亡楚不
為存則世之得喪禍
福皆外物矣然其意
猶在楚不足以存存
一句失者既不足以
自歎則得者亦不足
自誇自歎愧也自誇
誇也此語尤有味此
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謂無可疏 躄躄是迷 豫自得四顧是 高視八方 方將踴
無不可 躄躄萬物 揮存宇宙 有何暇至於人世 留心貴
賤之間乎 故去 仲尼聞之 自古之真人 知者不得說美
之而無憂色也

人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戲 黃帝不得交 功號乎非所
以功者也 故况况 功號於所以功相去 疏 仲尼聞孫叔敖
遠矣 故其各不足 以友其人也 疏 之言而美其德
故引遠古 以證斯人 古之真人 窮微極妙 縱有智言之
人 不得辨說 美色之姿 不得濫盜 盜賤之徒 何能劫利
三皇五帝 未 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已 况爵祿乎 疏 人
足交交也

日新死生大矣 而不變於 已况於爵祿 豈復棲心 若然者 其神經乎 太山而無
介乎 淵泉而不濡 處卑細而不德 充滿天地 既以與

入已愈者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 彼我俱失也 使入自
天地故所在皆可 所在皆可 故不 疏 介礙也 既益也 夫
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 真人入火不焚 入
水不濡 經乎太山 而神無障礙 屈處卑賤 其道不
虧德 合二儀 故充滿天地 不損已為物 故愈有也 楚王

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 凡亡者三 言有三 疏 楚文
凡僖侯同坐 論合縱會盟之事 凡是一國 各周公之後 國
在汲群 界今有凡城 是也 三者為不敬 鬼尊賢 養民也
而楚大凡水 楚有吞夷之 意 故使從者 以言感也 凡君曰 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

吾存 遺凡 疏 自得造化 怡然不懼 可謂 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 夫遺之者 不以亡
為亡 則存亦不足

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 夫遺之者 不以亡
為亡 則存亦不足

以為存曠然無
殺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存亡更在於心之所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志
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
更存存者不獨存
而存者更亡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七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音義云以

義名篇

郭象注

知北遊於杳之上登隱介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疏

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
之方隱則深遠難知介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
晦無常故寄此
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疏
明遠知極心同道假設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賓主謂之無為謂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疏
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為
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
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

隱介大符云又音紛又
李云隱出奔起年貞

口義云別後人名其是常
言知此三名却知有分別知
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
自然者也

口義云狂者猖狂也屢者
掘然者泐木之枝人此者
猖狂字使与道違為道
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
之負也此段只謂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故推此出
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
無老僧面前無問答也
岐語欲答而忘其言是
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
為謂真是在屈似之似
也

口義云知者不言此是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
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
也道不可教不可以言
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述
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
有迹則於道墮矣

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

分別故不知不得問及於白水之南江云水名象孤闕之上而睹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疏自是潔素之色南是

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矣又照於白水之南捨有

及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在妄行屈若槁木欲表斯

義故曰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

言疏嗟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知不得問及於帝官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能始安

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疏軒轅体道效達玄言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疏知與黃帝

知之無為狂屈不言故謂之不知也格量二者誰是誰非也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

也在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在其自行斯疏真者不知也似者

以其知也也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疏致

也夫玄道不可以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疏夫上德

言得言得非道也德不可至稱德而不至也疏不德若

為德者非仁可為也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義可

至德也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禮相偽也疏夫禮尚

虧也疏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禮相偽也疏夫禮尚

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夫禮尚

夫禮尚

且義云莊子以禮為強世
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
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

口義云華外飾而無其
實也外飾之為欺詐之
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
點聰明隨成此為道之
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則是忘其故習
之時能無為則循天
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
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
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
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
其難矣復取根者言
叔欽而返於無物之初
也大人無為者也大人
則易之其易也三字
莊子之法若他人則曰
唯大人則易之矣

相浮為花薄亂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德非真實也

後義失義而後札札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札有常則故矯致之

所由 疏 奔本逐末散撲為流道喪淳漓逮
生也 疏 于行札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為道者

日損 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也
偽也

華去而朴全則 疏 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者
雖為而非為也 後損無有無雙遺以至於非有非無

之無為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 今已為物也
不為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 故有為物

欲復取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其取根之易者唯大人耳

大人體合變化 疏 倒置之類浮偽居心徇末志本以道
故化物不難 疏 為物縱欲取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

口義云生者有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句易說上句難說且花木之發為枝花為葉是其生者也然其

發者終無不盡之理 則是其生者猶死矣 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 出之息也語極好便是 此意碩果不食剝者 復之萌也謂之碩果 死者矣種之再生非 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 來万物皆然孰知其所 以為之者紀綱紀也主 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 散為生為死人皆知若 知死生只是一理則豈 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 也死生本一理万物皆然 而人自分表惡好惡如 花羨之方盛則以為 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 腐殊不亦

及本不難唯在 生也死之徒 知變化之道者 死也生之 大聖人耳 不以為異

始孰知其紀 更相為始則未 疏 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 知孰死孰生也 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 本始生 死終始誰知紀綱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壘 乎聚散往來變化無定

散則為 俱是聚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患生也 於異 疏 夫 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則同今斯 則死生聚散可為徒伴既其無別有何憂也 故萬物一

也 疏 生死既其不二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 萬物理當飯

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
各以所羨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羨 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羨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之所見魚見深入鳥高飛斯則臭腐神奇之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後則神奇之化為臭腐豈古窮今來之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口義正教行解得前意甚明

口義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則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盈虛盈虛消長皆有燒然一定之法則可嘗也高量故早議竟短鶴長參垂垂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瑞而其所

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至於日規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

通共臭腐耳死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生彼我豈殊哉疏義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迷執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為惡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嫱麗姬人之所羨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聖人故貴一疏夫体道聖人智周萬化故知謂黃

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今予問之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

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在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自

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奇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真物察乎可得而見也疏彼無為謂妙体無知故真是道也此在屈反照遺言故不近真道也狂屈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道可知玄言而已矣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死子

云予欲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羨四時代叙各有明法無言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其自為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而已疏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大聖不作

去彼字在天底下彼字
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
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
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
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
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
知其根

口義云自然即翻然也
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
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
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
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
為巨未聞其內言天地豈
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
為小待之成身若無此秋
毫之身則無秋毫之名即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永而
大山為小也沉乎往來也
不故常新也物往來而不
窮日月其故曰天下莫不
周而復始也

口義云恬然不可見也
泯然生意也若亡而存
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
神不情形而立不隨焉
亡也畜養也春方物者
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
本根之地也視於天者
適此理故可以觀於天矣

唯曰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 且與天地不異 疏 夫大聖至
人無為無

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
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百化自化而 疏 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相混變化
神明不奪 隨流或聚或散無憎惡欣感今言百千

萬者並舉其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夫死者已自
大綱數耳 死生者已自

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 疏 文物或生或死方圓
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 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自固存 豈待為之 疏 扁然徧生之類
而後存哉 疏 也言萬物翩然

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 六合為未離其內 計六合
自有豈由揆意而後有之 秋毫雖小非無 疏 六合天

之中則 秋毫為待之成身 亦無以容其質 疏 地四方

也獸逢秋景毛端生毫毫極微細謂秋毫也巨大也六
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毫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 日新 疏 世間庶物莫不浮沉
升降生死往來運運

不停新新相續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不得 疏 文二
未嘗守故也 為之 疏 氣氣

無差豈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照然若存
惛然若昧 油然不形而神 則不神 疏 神者妙萬物

然無係不見形象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畜之而
而神用無方 則不神 疏 而為言也油

本性之根故不 疏 焉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
知其所以畜也 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與天 疏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
同觀 疏 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可以觀於天矣 與天 疏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
同觀 疏 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莊子齊物論

口義云此一段又選出兩
 今知道之人相與語
 所謂好手中呈好手
 心之裏中念心正汝形
 汝視其忘其形辨耳目也
 攝汝一汝度是去其思
 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夫
 和者元氣也志其形體
 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
 和氏所謂主人公也出
 入無時莫知其測非乘
 舍矣
 口義云德將汝表德潤
 身也道將汝居天下之
 廣居也雖無知而直視
 之自瞳之初生未嘗不
 視如何嘗有初視赤子
 亦然無末其故謂人不
 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
 即形容無心之自言未卒
 而睡寐者言昔之未已
 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
 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
 其真知者言其實見此
 理之真也造物不入其
 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
 其真也

謀 悔々、青妹又武朋
 音誨字云媒多賤賤

口義云委順聚也四大假
 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
 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
 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

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疏 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形容端雅
 勿為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執境自然和理服至

身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合疏 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
 一志度令無放逸汝之

精神自德將為汝義道為汝居疏 深玄上德盛美於汝
 來舍止德將為汝義道為汝居疏 無極大道居汝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疏 瞳焉無知直視之
 貌故事也心既虛

夷視亦平直故如新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
 生之憤於事無求也 寐所說其視時發見受道連發意

而去之疏 於是披衣喜躍躋其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
 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忘意契道事等睡與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與變
 俱也

疏 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
 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悔悔無

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獨化 媒媒悔悔息耶遺明
 者也 疏 志心忘智不可謀議

非九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 舜問乎巫曰道可得而有
 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 也字三至百輪則疑後蓋言名

乎疏 吾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
 知已身之內得有此道不平既逢師傳故有咨請
 也塊然而自有耳身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
 非汝所有 疏 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
 而况無哉 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樂曰

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疏 未悟生且自然形由造物
 故云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司馬積也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莊子內篇齊物論

口義云入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

口義云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也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所謂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

疏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相順之氣成汝身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汝有邪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也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子孫獨化而成猶如

故行不知所往處之不知所食不知味

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

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強陽猶運動耳胡斯道也庶可以遺

疏強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子孫者並身而忘生也

也復何得自死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疏有以此身也

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

其崖略疏

疏瀹猶洒濯也潔雪猶清絮也而汝也掃擊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形本生於精

皆由精疏倫理也夫照明顯着之

而萬物

口義云疏瀹通導之也潔雪猶清絮也掃擊屏去也宜然深與之負崖邊險峻也崖更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者而已

口義云昭之可見者也冥之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八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也

皆原本於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也身而永法身華子之意亦如此

口義云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來者無地可尋迹也選皇夕言大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大虛之間但見見皇夕之丈豈知其 從從出鼻

口義云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技強即內覺所謂身軀輕安也怕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率其心者也天地日月万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散上散下

口義云博之無所不知也人辨博皆誇以為也而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度也終則復始絕亦不已也

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

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有有形之物則以形真氣類而

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胎生禽魚八竅而卵生稟之自然不可相易也其來無迹其往無

崖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

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皇大也夫以不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來為來者雖來

而無蹤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邀於

此者四技彊思慮拘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

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

天性全而精神定疏於真理者則百体安康四肢

強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天不得不高地不

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而無方所也言此

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皆不

得不然而自然耳二儀賴虛通而高廣三光資玄道

非道能使然也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

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

不必惠聖人以斷之矣斷并知惠而疏夫博讀經典不

辭不必惠照故老經云善者不弁辨者不善必知真宏弁飾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弁之矣若夫若愛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如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保其

故無用知正分而已疏傳知辨惠不益其明沈默面牆不如其備

惠為也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体故保

加

而愛淵淵乎其若海容恣 疏尾間 濞而不耗百川注

道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無量 疏而不增淵澄深大故 魏魏與化俱者乃積無窮 疏魏魏者高

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遇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魏魏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已故不匱也

各取於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群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之身而足疏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

籍化稟豈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 其外也

明道之瞻物在於不瞻不瞻而物自得故曰疏有識無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於道也疏情皆稟

此玄道而立功其被終不匱之然道物中國有人焉非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匱未位及謂使物自動物各各足量也口義云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量此未定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忘物則為運量萬物口義云物至而我忘之則為万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者无心无迹也

陰非陽無所 處於天地之間且直為人教然自放所遇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將及於宗不逐 疏既

乎宇內遇隨為入曾無所係也未也 疏無 偏執任置為入故能反直聚 本還源既於宗極氣也 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直聚

疏本道也暗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雖有壽夭相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

天之間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能幾頃

哉其間果疏有理物無不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知惠之

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

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也也有人其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為人將及於宗者万物之初也暗醜氣之不順者也入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堯為桀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視之也此意蓋是駭刺人身便親也所謂皮囊包裹之論子細看來大截至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口義云堯桀是非言入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口義云果疏物之至微也者其至也有特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

舉其微者言之則存
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
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
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
悲喜皆厄難也然而
同處一命之間相為齒
列君一父子中國夷狄
亦皆造物中之物也聖
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
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
遭之而不違者道
逆順之而已返之而不
守者所過者化之調和
也傷合也隨感應相與
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
帝王與起亦不此理而
已

口義云物之初生本元而
自又化而死則是既有
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
類自以為悲哀愚妄
蠢也愚惑之入猶有所
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
覺則解其殼而隨其
衰矣墮塔也棄之也

變故難也然其知惠自
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其理人理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
次但當任之自合天道爵彼果疏有理存焉
聖人遭
之而不違順所過之而不守直遇疏遺遇軒究從而不
留遇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偶和合疏調和庶
各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夫
境返機應物聖道也王興起俯應群生莫過而已疏夫
調偶隨時返機接物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忽然而已乃不疏白駒駿馬也亦言白也隙孔也夫人
之過孔隙歛忽而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委然莫不
已何曾足云也

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濇是
與無恒莫不從變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
而生順化而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生物哀之
死物人類悲之死類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
不哀不悲疏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
類共悲哀之勢非類解其天毀其天衰也疏獨脫
非生故不悲不哀也裏囊也言人執是竟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束縛也紛
今既於是非志於生死故隨解天然之毀衰也紛
乎宛乎變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般乎無為用心
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不形之
疏王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
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疏有其形故從無形氣

所謂唯有法身常住
不滅也然此夏人皆知
之而未能畜形以未之
故不得而至焉豈意也
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
從受者不止知斯而已
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
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
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
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
說謂能至者則不論
論有此論則為不至矣
故曰彼至則不論之則
不至蓋謂不形
本易知待言也若以此
爲論乃是未達其至妙
之地此文說高一層語
曰義云見而有亦遇曰
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
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
曰明見無值辨不若默
縵有辨則非矣縵不言
也所謂道者非聞彼
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
則非道矣自聞不知不聞
則非道矣自聞不知不聞

聚而有形氣散
是人之所同知也
雖知之然不能任其
而歸於無形也
自形而反形之所以
多非將至之所務也
勢則不至
疏文從無形生形從有形歸
敗非將至之所務也
不至
疏無形實是人之所同知也
斯乃人間近事非詣
理至人之達勢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雖論之然故
以不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
至也
疏人九類同共乎論
彼至則不論
悅然不
則不至疏
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至
乃疏值會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
辨不若默道不可
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默而塞之則無
疏夫快辨飾
矣志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未未多聞未
不如聞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

口義云此段理得又難
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
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
說說親此所謂無情說
法凡覺感然常說即此
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
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
汝同不及其本故事所
言愈下也

且義云蓋市猶今之賣肉
行頭也獲稀者以足踐
啄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
此也蓋市之賤者也獲
之官欲知稀之肥瘦若
問其稀賤者則其比况
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
況正市今也獲人名也
此以喻問道者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疏
居在東郭故號
東郭子則無擇
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
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存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疏
道無
在處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欲冷莊子
疏郭注云欲冷莊
有之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大道
無不
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
謂道卓尔清高在瓦甃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噴而不
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舉其標質言無所不
及質
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梯
也
疏稊固谷子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鹽市

口義至莫必者无周必之意也。注曰无周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所逃。又豈礙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周備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无精粗其理一也。无何有之官志已而无周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无精无粗合而周論安有終窮窮調開知安也。澹靜漢清調間皆形容无為之妙而已。

復稀也每下愈况

稀大豕也。支監市之復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復其難肥之處愈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也於

疏正官號也。如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猪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復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况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是脂亦猶尿溺早下之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謂無

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疏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疏無不制用汝必莫言至道逃

弄於物也必其逃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明道不

物何為周徧乎 疏至

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並徧無徧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徧咸皆有一道此重明至道不

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 其實理皆歸則同一也 掌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官同合

論無所終窮乎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

不在然後能曠然無 疏無何有之官謂玄道處所也無

懷而遊彼無窮也 疏一物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

咸三者相與遨遊乎至道之卿實旨既一 宜相與無為

同合而論真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乎澹而靜乎漠而清而調而間乎

此皆無 疏此總

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遊至道之卿又處無為之

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寥已

吾志 寥然 疏得道玄聖契理真真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

口義云寥已也。已字實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頓定無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量既元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无所止宿之

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以終則但見其彷彿焉闕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彿倘伴也馮闕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口義云与物无边際是与物俱化者也与物俱化則可以物々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与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无極窮而至无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无崖際也不形之形之

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有迹而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之不際者也

口義云參開也推開其戶而入嗒然放杖之也也

不知其所止

斯順 謂既寂寥故與無還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者自然之常理

也其有

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闕大知

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馮闕者虛廓之理也大知遊乎冥廓之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彷徨放任之名馮闕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真也 疏 際崖畔也

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真然真所謂際者也

疏 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不際之

際際之不際者也

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

疏 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

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

非積散也

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余也 疏 富

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物也物改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則是反非也

何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疏

姓何字荷其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別

後人之號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亦老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九閩戶畫頭何荷其

本坡道介

林藪交下同戶曠又

隱心大於斷支下同
闔戶戶牖又

日義云參開也推開其
戶而入噪然放杖之意也

日義云天知予以天呼老
龍吉也扶在則有發發
予之大言合既死則元
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
吉死而無言矣

日義云亦姓也垺名也同
予老龍而問神農之言
神道者道為一也繫繫
飯而宗之也有神道之
入則天下之君子皆服
而宗之令神農於道未
有所見而亦知光龍之
死為藏其狂言况其躬
道与老龍同者乎狂言
即大言也其龍蓋謂道在

之水火之又可知在佛
聖等教證意亦亦有此
語勢之道本無色形
不可相听若論說於
人以具々而名其其
是持強名而已矣非
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
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
意形也亦有也冥々元也
知有之為无不若並与
無之甚謂知農之為
此言亦未為知道也

日義云發語之端蓋於
是兩字即是佛等教證
一時之主著如是兩字
也道之有教謂可廢之
而言也

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疏

隱憑也闔合也參開也
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

疑靜闔門隱戶守默而與荷

神農隱戶擁杖而起噪然

其既閉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放杖而笑

起而悟夫死之不足
驚驚覆思死不足哀
故還放杖而笑

驚驚覆思死不足哀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弃予而死已

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自肩吾已下皆以
至言為狂而不信

也故非老龍連叔疏 夫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
之徒莫定與言也 故呼之曰天也在言猶至言也非
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僻陋慢訑
不專故弃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復
談玄垂訓矣

開發我心矣垺吊聞之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焉 言体道者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細矣又未得
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支体道者乎
明支至道非言之所
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疏 姓奔名垺隱者也繫屬也聞龍
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毫
端萬分未一尚知藏其在簡處順而亡况乎妙悟之人
曾首露其言說是知体道深
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規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
之論者論之真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夫玄道虛漠妙体希夷非色非聲絕規絕聽故
於學人論曰真真而謂之真真猶非真道也
於學人論曰真真而謂之真真猶非真道也
於學人論曰真真而謂之真真猶非真道也
於學人論曰真真而謂之真真猶非真道也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疏

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
淡清虛曩括無窮故以

口義至賤合故道
之可以歷教者約也

口義云內自得也外
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
不可名言之故也

泰清無窮為名也既而太清以知問道無窮
吾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疏 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
乎其數如何請為畧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疏 貴

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死數乃
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數而數也 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疏 至道玄通寂寞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始
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知

與知誰是誰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之外矣疏 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
知之非道故粗淺而疏外 於是泰清中而歎

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九得之不

也疏 太清得中道而嗟嘆悟不知乃真知
也 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稀也 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 故默成乎不聞不 疏 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聞非道
見之域而後至矣 疏 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見非

道也道無名不可以 知形形之不形乎 形自形耳形形

言說言說非道也 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
道不當名 有道名而竟無

也 疏 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
也 疏 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

口義云形之不形即
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
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
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
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
無問之而答我已離
道彼之問者所問亦
非道矣問窮者言其
所見至於問而窮蓋
謂況言語未知見之非
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
道也得此道則不志
之矣

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

所得故雖問之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亦終不聞也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道無問問無

應絕學去教而歸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無問問之

是問窮也所以窮空也理無可問而無應應之是無

內也實無而假有疏理無可應而強以無內待問窮若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疏天地四方曰宇宙

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內之智者可謂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若夫英落天地遊塵涉遠以

口義云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太虛太虛太虛乎

疏崑崙是高速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帶着名光

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疏光曜者是能觀

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体空寂故假名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空然終日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

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

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

本中來矣故學之疏光明照耀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

口義云孰視其狀貌語只形空道之不可見之字能有元未能无之此有妙之又妙也未能无之則我猶在元字也內為元字所有矣何從至於自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聞曰孰无覺者亦復知長覺而至於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无覺為未盡即此未前无之知无為未清无始此之光耀无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它况彼等之此

誰知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土孰能躡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毛鉤之輕重而無豪芒

之差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必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

鉤除巧專性疑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捕鉤摧也謂能玷捶鉤摧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曰臣

有字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

也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是用鉤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之者良不用者也以其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

孰不資焉都無懷則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

也夫假不用得用尚得終年况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

存乃無未疏姓冉名未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

看之時未有之時可知已否丈夫變化日新則無今

未有天地可知乎支子曰可古猶今也疏失其問意遂

應問還昔日吾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疏音日

用應益

照然明察今時復問情慮昧然仲尼曰身之照然也神

者先受之思心以待命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

邪思求更既先來未悟彼精神用心求受故照然明

無所未請故昧然聞塞也邪者言求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

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

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既日新而變故無始

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既無終無今無古故

知無未有天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既言子

地之時者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既言子

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之時也可乎

言不果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

可也

化而死耳非夫不以死死生者亦獨既已止也未無

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化而生耳既也夫聚散死

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回待故不用生生死死

不用死死此生冉來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

此更何死生有待邪獨化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既死

所言之也死生有待邪而足皆有所一體自成體既獨

化也豈更待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

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待也有先

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

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

莊子內篇齊物論

七

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其者也取於自

流百代而疏 疏 丈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不廢也 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亘已於彼志懷亨壽不仁萬物芻

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

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疏 請夫子

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 仲尼曰古之人

化而內不化疏 疏 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 今之

人內化而外不化疏 疏 使形 疏 外形乖誤不能順物 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疏 疏 常無心故一不化一 疏 丈能與物俱化者聖人也故

然常疏 疏 不化乃能與物化耳 疏 雖同塵遷貿而無心之心疑

一也 安化安不化疏 疏 化與不化皆任 疏 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

之既無分別曾 安與之相靡疏 疏 直無心而亦其自化 靡順也

不緊意也 與不化悉安任者為 必與之莫多疏 疏 不將不迎 雖復與

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而亦不多仁恩各 止於介彼我無損 徐韋氏之園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

湯武之室疏 疏 言夫無心而任化 疏 徐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

乃群聖之所遊處 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

道乃是徐韋彷彿之苑園軒轅敖遊之園圃虞舜養德

之官闔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群聖之所將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

乎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况其几乎疏 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

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順而和之况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和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 處俗和光利而不不傷物者

物亦不能傷也在我 虛舟飄瓦大順群生 而已 群生樂推故處不害唯無所傷

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疏夫唯

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也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

然而樂與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 樂未畢也哀又繼

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 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疏凡情滯執妄生

茂林神皐與壤則欣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

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庸能止悲夫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 為哀樂所寄也疏逆旅客舍也窮

打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開斯趣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 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

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 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疏

夫智有明暗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

之不能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
沫蛛細蟻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

所不免也
受生各有分也
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
不知能與不能稟性不同機閑各

異而泥俗之人必
夫勢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

固共所不免也
哉疏
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勢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

傷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皆自得也
疏
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為無為

可為故
齋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由知而後得者
疏
見賢去為也
假學者耳故淺也
思齋

捨已效物假學承理運知訪
道此乃淺近豈不曰淺知矣

莊子註疏卷第九二

桂岩主

